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中国国家地理

甘州附刊

www.dili360.com

甘肃之源 千年之后依然是甘美“水城”

色彩甘州

黑河：成就了千年绿洲和繁华水乡

平山湖大峡谷丹霞：西部最壮丽的色彩

甘州：这里有最好的赛道和最美的户外

文化甘州

西夏国寺：西夏王朝唯一留存的皇室建筑

八声甘州：最能体现边城气概的词牌





祁连山是河西走廊一带的主要水源地，山上的积雪和冰川融水，成为黑河、羊河、疏勒河三大水系和56条内陆河流的源头，条条河流像血管和脉络一样流入张掖平原，滋润了大片的农田和绿洲，使甘州这个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重镇，成了风光优美的塞上江南。摄影/脱兴福

甘肃之源

千年之后依然是
甘美『水城』

撰文
李小波



中国第一部地理著作《尚书·禹贡》中，这样描写国家的疆域边界，“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要把王朝的声威教化传到四方，东听大海波涛，西与流沙共舞。河西走廊，犹如中原通往西域的一叶方舟，悬挂着祁连山脉的冰雪云帆，乘渡绿洲沙浪，羌笛启程，春风不逝。

山河两千里，沧桑五千年。华夏文明的星火点亮了炉窑中的彩陶，夏商周时期，羌、戎在此生息，春秋至秦代，乌孙、月氏迁徙繁衍，汉代前期为匈奴居地。由于匈奴的强盛掠地，阻断了汉朝的西进要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将匈奴驱赶至玉门关外，设立河西四郡，东起天下武威，西至梦幻敦煌，从此，大汉帝国张开了国之臂掖，以通西域。

河西四郡之始的甘州是干旱地区的水乡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以麟得城（今甘州区黑水国北城）为中心，最先设置酒泉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置敦煌郡和焉支山以东的张掖郡，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析出张掖分置武威郡，元帝建昭三



年（公元前36年），张掖郡治所迁回麟得。由此可见，河西四郡在80年的变迁中，从甘州开始，在甘州稳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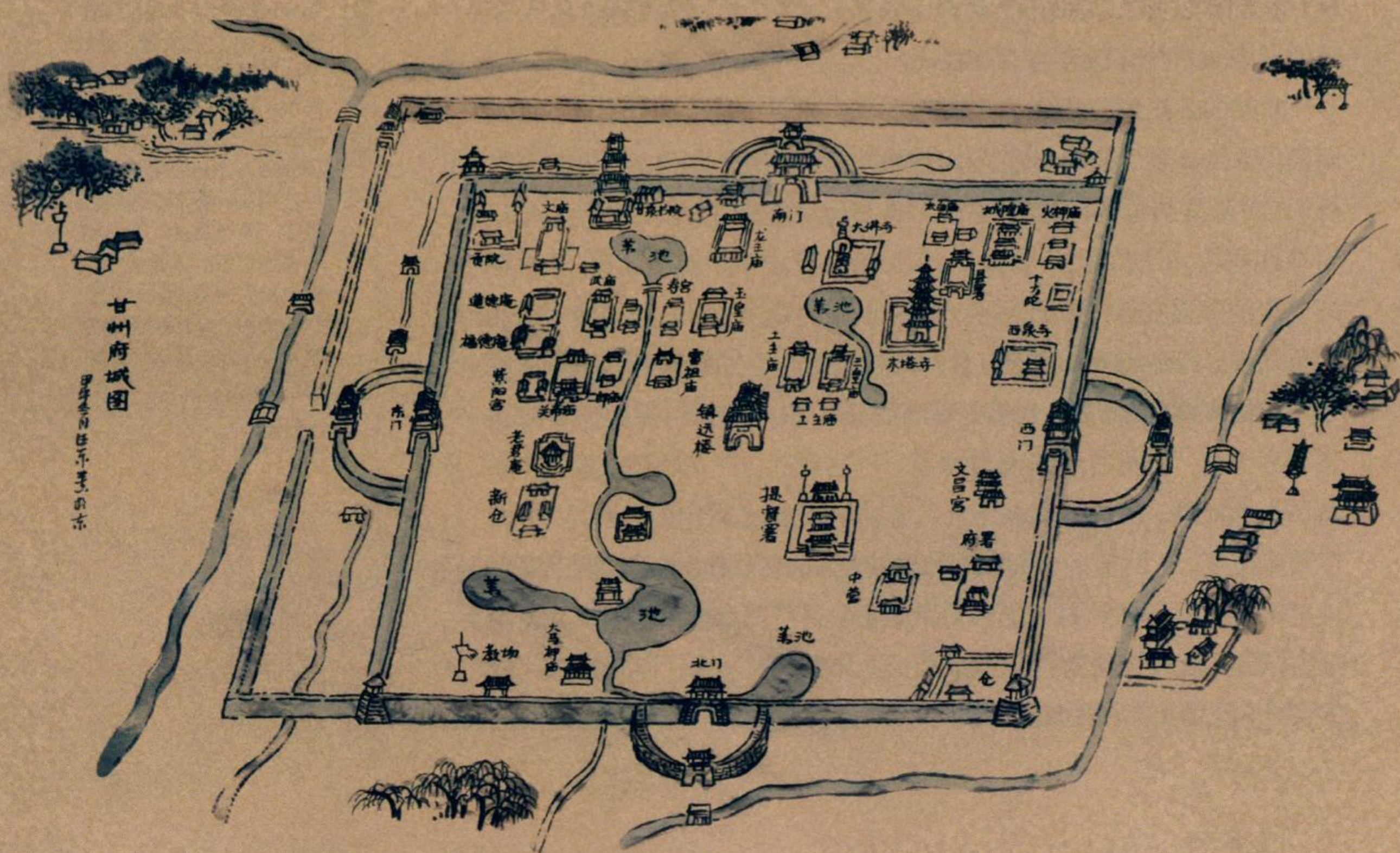
甘州的山川形胜决定了在河西走廊中的原点地位。古人有“相其阴阳，观其流泉”的选址原则。甘州南依祁连山，北靠龙首山、合黎山，东屏焉支山与武威和金昌市为邻，西与酒泉和嘉峪关相望。祁连山雄伟高峻，山体宽厚，山巅终年积雪，是天然的“高山水库”，润物细无声的融雪在谷地形成露头水源，水系发育，水源丰富。酒泉初选甘州之地，就是因为“城下有泉，其水若酒”。在西北半干旱的环境中，有如此甘美的水源，自然是聚落首选。甘州得名也是因为甘峻山下甘泉流淌，在城内形成天然水泽，芦苇茂生，芦花飞舞，素有“甘州不干水池塘，甘州不干水连天”之说。千年之后，依然保留“半城芦苇半城庙，三面杨柳一面湖”的独特景观。民国时期著名诗人罗家伦禁不住甘州抒怀：“绿荫丛外麦粼粼，竟见芦花水一湾。不望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认江南。”“甘泉晚照”和“苇溆秋风”构成甘州八景的代表，是塞上江南的蒹葭水月。

蜿蜒流淌的河流滋润着广袤粗犷的戈壁大漠，造就了一片绿洲。在今天的甘州，塞外江南的风韵与田园风光的闲适是最让人意外的。无论是城区还是村庄周围，通常都是树影婆娑，芦苇摇曳，在连绵的山漠之间，更是遍布大片大片的沼泽湿地。它们交相辉映，呈现一派绮丽的水乡景色。摄影/陈冈

丝绸之路之心的甘州是甘肃行省之源

丝绸之路南线自长安出发，沿渭河西行，经兴平、武功、宝鸡进入甘肃境内至秦安，向西南到陇西、渭源、临洮、临夏，在大河家附近渡黄河后，再向东北过青海的民和、乐都到西宁，由西宁向北过大通、门源、峨堡，出扁都口经民乐至甘州。北线沿泾河向西北行，经礼泉、乾县、彬县、长武到甘肃的泾川至平凉，经宁夏的固原、海原，绕到甘肃靖远，从靖远过黄河至景泰、武威、永昌、山丹至甘州。中线是在南线的基础上开辟的，从长安出发到临洮后不到青海西宁，而是到兰州经永登，过乌鞘岭、古浪、武威、永昌、山丹至甘州。远去了战争的商业繁荣，使甘州充满着异域风情。汉人、蒙古人、粟特人、裕固族、回族、藏族以及众多的宗教艺术，在甘州共生为“和而不同”的人间乐园。由于甘州在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唐代文学家陈子昂上奏《谏武后疏》，认为“甘州山川乃河西之咽喉”，提出“河西之命系于甘州”，更加奠定了甘州河西首位的地位。

宋元之际，西夏崛起，蒙古南征，中原风雨，甘州的军事地位更加复杂多变，堪称西北建瓴的“十字路口”。西夏统治河西时，取甘州和肃州（酒泉）的字首，设甘肃军司，最早出现甘肃之名。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在甘州设甘肃路总管府，总管河西各处。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成立甘肃行省，是为甘肃省的起源。甘州行政地位的提升为忽必烈贮备了坚实的军事和经济基础，在中国版图混元一体的天下化成中，甘州功不可没。





张掖市 (甘州区) 地形图

垣四镇，远而纲领九边……际天极地，巍然一大镇也”。

多民族共处的甘州，风俗不同，习惯各异，宗教成了社会安宁的精神纽带，在各自的朝拜中得到慰藉，也遵守着行为的约束准则。今天甘州城东西格局上，佛祖西至，紫气东来。西南的西夏国寺、西来寺和木塔构成佛教中心，东北的老君庵、大马神庙和镇定塔，则供奉着本土神灵。甘州还根据金、木、水、火、土五行原理，在城内外建五塔连环，相生相克，护佑着城市和人伦的吉祥，与华夏政治的五岳五镇，佛教时空的五方五佛，道教天地的九宫八卦，有异曲同工之妙。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甘州不仅有桃花源般的诗意栖居，更演绎了人文化成的活水源头。一泓清泉竟然分为两翼，流淌为文流武派，后建池会合后建坊，题额“文武一道”，在全国所有的古城规划中独树一帜。苍茫西北，塞上江南。明代张掖文人张联元怀着对家乡的热爱，在《北城旷览》中，写尽甘州一脉：

甘州的美景历来被称颂，历史上最有名的莫过于古“甘州八景”。古“甘州八景”有多个说法，目前比较认同的是：祁连积雪、薤谷晴岚、黑河春融、苇淑秋风、甘泉晚照、木塔疏钟、东山烟雾、板桥夜月。
制图 / 王岩

图例

- | | |
|------------|-----------|
| ● 市政府驻地 | —— 省级界 |
| ○ 县(区)政府驻地 | —— 市级界 |
| ● 乡(镇)政府驻地 | —— 县(区)级界 |
| ● 古“甘州八景” | —— 高速公路 |
| ● 新“甘州八景” | —— 国道及编号 |



山光水色翠相连，万里云尽万里天；
黎岭氛消兵气散，戍楼尘满月华妍。
耕深健读桃花雨，卧饱龙骧碧树烟。
羌笛无声边塞远，鸣蛙低伴水潺潺。

文韬之，武略之。时空经纬铺就了甘州的城格，蒙古草原文化与青藏高原文化，中原汉族文化与西域多元文化，山水绿洲与大漠长城，裹挟着历史的烟云，汇聚成芬芳的丝路，甘肃之源，甘美天下。

黑河

成就了 千年绿洲 和繁华水乡

撰文
萧春雷

初见黑河，我便被它的宽度震惊。那是在甘肃酒泉金塔县的茫茫大戈壁上，一条银光闪闪的冰河横亘在眼前，河床足足有三四里宽，对岸的地湾城显得低矮而渺小。冰层略带蓝色，像玉石一样透亮，近岸处凝结了一些枯黄的苇草。

这里已是黑河这一中国第二大内陆河的下游，古称弱水。半个月后，在张掖甘州区再见黑河，乍暖还寒，河心的冰层已经化开，水流舒缓，岸畔还剩下一些残冰。这一带是遍布农田的平原，河道亦很宽阔，河水漫流，有时汇聚成潭，有时散为水泽，难以分清河道。

甘州城区北边有一大片湿地，湖水澄碧，金黄的芦苇在风中微微摇晃。我没想到，在干旱地区，还能见到如此优美的水乡景观。昔人描述张掖“一湖山光，半城塔影，苇溪连片，古刹处处”，俨然就在眼前。

黑河见证了张掖的古国文明

张掖古称甘州，现今张掖治所所在地即为甘州区。

在张掖的那几天，阳光温暖，街上行人安详、怡然，行道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看不出与西北其他城市有什么区别。唯有街边不时闪过的隋代万寿木塔、西夏国寺、明代鼓楼、清代山西会馆等古迹，显示出城市深邃的历史节理。我去寻访“黑水国”古城，望着遍地流沙，突然一下子就回到了张掖的历史源头。

“黑水国”古城在甘州区中心西北17公里处，共两座，分别位于312国道南北。经考古确认，南古城为魏晋以后所建，北古城则属于汉城——多数学者相信此即汉张掖郡治麟得县城。“麟得”之名，来源于被霍去病击败的匈奴麟得王。附近不远处还有一处更古老的史前文化遗址。无疑，“黑水国”一带是张掖早期文明的中心。

在张掖绿洲的核心地区，两座古城各被一片小沙窝围困，沙丘漫





从空中俯瞰，在平阔的土地上伸展开去的黑河，两岸被浓重的绿色覆盖，农田阡陌纵横，颇有江南水乡韵味。这里是莺落峡至正义峡的黑河中游，河道长204公里，两岸地势平坦，光热资源充足，为黑河径流的利用区。黑河水千万年来滋润了张掖这片河西最大的绿洲，形成了丰富的地下水和湿地资源，孕育出了农业发达、物产丰饶的“金张掖”。

摄影 / 陈冈

过城墙，灌入城内。事实上，“黑水国”是一片面积约30平方公里的古绿洲，或许由于黑河改道，或许由于人类活动，导致沙漠化。大约魏晋时期，北古城就被遗弃在沙漠里，张掖郡和麟得县迁到了今天的张掖市区。后人不识古城的身世，便给这个距离黑河不远的古城起了个“黑水国”的名字。

根据考古发掘，我们知道四五千年前就有人生活在张掖境内，过着狩猎、采集和原始农业生活。根据《史记》，我们知道月氏人最早在这一带放牧。他们是白种人，后来被匈奴赶到西域（新疆）。匈奴连年侵犯汉朝，汉武帝派霍去病远征河西，执行“断匈奴右臂”的计划。河西归汉后，为了控制西域，汉朝在这里设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四郡，屯兵驻守。“张掖”之名，意思是“张国臂掖、以通西域”。这倒很形象，狭长的河西走廊的确像汉朝伸出的一只臂膀，牢牢攥住西域。

河西走廊是重要的军事通道，但在很长时间里，也是中国与西方文明交流的唯一商道。走廊上数十座一字排开的郡城县城，提供补给和安全保障，变成了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个驿站。河西古城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武威接近内地，为指挥中心；敦煌是伸向西域的跳

板；张掖则控制了走廊中部的十字路口。

把河西当成东西向的一条走廊，是从汉民族的角度说的。实际上，还有一条古老的南北向通道经过河西：从青海出祁连山扁都口（大斗拔谷），经民乐、张掖、高台，顺着黑河到内蒙古额济纳旗。这条道路将内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上的两大游牧民族群连成一气，从西、北两面，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压力。作为河西十字路口的枢纽，谁控制张掖，谁就控制了河西通道的走向——东西或者南北。

匈奴击败月氏，得河西走廊，其统治中心就在张掖焉支山周围。焉支山顶森林繁盛，山下绿草如茵，是最好的牧场。如今亚洲最大的山丹军马场就坐落在附近。痛失河西牧场后的匈奴人，悲悲戚戚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汉民族擅长农业，倒不在乎牧场。他们充分利用黑河丰沛的水源，引水灌溉，垦殖土地，把绿洲变成粮食生产基地。汉唐时期，河西最重要垦殖中心就是黑河中游的张掖和下游的居延。

黑河哺育出河西走廊最大的绿洲

河西走廊面积27万平方公里，超过两个福建省；但这里“论水不论地”，真正的宜农土地不过的5%，约1.3万平方公里，还不如半个海南岛。这些零散的绿洲，如同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岛屿，漂浮在茫无边际的戈壁荒原上。绿洲上水草丰美，是生命的方舟。

绿洲往往是内陆河形成的。河西走廊的内陆河分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水系，分别哺育出武威、张掖与酒泉、敦煌等城市。其中黑河水量最大，形成的绿洲最大、最肥沃，所以历来有“金张掖”、“银武威”之说。

黑河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全长821公里，发源于祁连山区，中游流经河西走廊，最后向北注入内蒙古阿拉善高原的尾间湖——居延海。黑河干流以莺落峡和正义峡为界，分为三段：上游祁连山区为产流区；中游张掖市共204公里，为主要用水区；下游金塔县、额济纳旗为河湖尾间消失区。每年，黑河东部子水系出山总径流量约24.75亿立方米，是塑造中游张掖绿洲和下游居延古绿洲的主要力量。河西走廊极其干旱，降雨稀少，蒸发量很大，雨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丰沛的地下水源自黑河源不断地补给。在黑河上游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祁连山中，绿草如茵。不过下游的河水到了雨季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八九月间，雨水冲刷，携带泥沙入河，造成了下游河水的浑浊。左上摄影/吴玮



张掖绿洲北面是内蒙古高原，南面是青藏高原，全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横穿全境，从卫星图上看，南北两侧的灰黄色映衬着绿色的张掖，分外醒目（左）。与河西地区其他城市相比，甘州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水多，似乎是一座建在湿地上的城市，站在湿地边打量，远处的祁连山雪峰和城市建筑，似乎都掩映在水光潋滟当中（上摄影/刘宗新）。

在自然的情况下，内陆河形成的绿洲，主要集中在下游尾间湖三角洲，所以早期的垦区和城池，也多位于下游。西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的李并成教授长期从事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详细研究过每一块古绿洲的演变。他说：“汉唐时期，比较重视河流下游绿洲的开发。当时人口少，用水量小，下游用水不存在问题。明清以后人口增多，中游开发的力度加大，近水楼台拦截河水，导致下游土地沙漠化，古绿洲消失。但是总的来说，祁连山口的出水量比较稳定，绿洲总面积并没有减少太多，主要是发生了转移，从下游转移到中游。”

“不望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认江南”，是张掖景色的真实写照。在黑河的滋润下，张掖绿洲上宛如水乡泽国。今天，在黑河中游的甘州、临泽、高台境内划定的黑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湖泊、沼泽、滩涂星罗棋布，发挥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防风固沙等多种生



态功能，是阻挡北面巴丹吉林沙漠南侵的天然屏障。位于甘州区内的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与城区毗邻，是离城市最近的湿地公园。占地面积2526亩，是张掖绿洲这一内陆干旱区脆弱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描画了这座塞北城市温润姣好的面容。

水量决定了绿洲的大小。历史上黑河中游张掖绿洲扩张，消耗了更多的水，导致下游居延绿洲缺水、收缩。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表面看绿洲此消彼长，但是放弃一个家园，再新建一个家园，这代价就十分高昂。河西走廊的沙漠里，处处是汉唐时代的城池遗址，让人感伤。

绿洲的用水和永续发展，这中间需要微妙的平衡。

黑河变迁改变了中游的农业格局

作为河西十字路口重镇，张掖的历史，在汉胡两种势力之间往复，同时也在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摆动。当汉民族控制河西，建城池，修水渠，开荒种地，麦菽桑麻，一派田园景观；当游牧民族控制河西，风吹草低，牛羊成群，田园荒芜成了牧场。黑河一视同仁，滋养所有的文明。

农业比牧业耗水更多，但单位面积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由于土地肥沃，灌溉系统完善，比起内地靠天降雨，绿洲农业的生产力更高。汉末窦融就称“河西殷富”，盛唐也有“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之说，明清以后，河西农业进一步持续发展。

黑河滋养的张掖绿洲，一直是甘肃的农业重地。据报道，在计划



经济时代，张掖曾以全省5%的耕地提供了全省35%的商品粮，创过单产吨粮田和全国单产冠军。

最让我惊奇的是，这里还种有水稻！

坐落在黑河边的甘州区乌江镇，历史上就以“乌江大米”著称。上世纪80年代，甘州区的靖安、三闸、明永等乡镇也开始种植水稻。然而，水稻的推广在2000年戛然而止，因为这一年，黑河开始实行分水制。按规定，当莺落峡来水达到正常的15.8亿立方米时，正义峡下泄水量为9.5亿立方米。也就是说，张掖地区只能使用黑河干流的6.3亿立方米，大部分必须留给下游。张掖再也种不起如此“奢侈”的作物了。

从全流域的角度看，黑河分水的确是好事，拯救了濒临危机的额济纳旗生态，但是，张掖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张掖的农业格局，也因黑河分水制而发生巨变。利用当地独特的水土光热资源，张掖发展出了种子繁育这一更具经济价值的农业模式。张掖市是农业部认定的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2014年产出的杂交玉米种子已占全国总产量的30%以上。“张掖玉米种子”被国家工商总局认证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这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现实例证吧。

无论如何，千百年来滋润张掖绿洲的黑河还将继续给这里带来生机和绿色，湿地中水光潋滟、芦苇摇曳只会是西北干旱区中一抹动人的亮色。

黑河和张掖，以及沿途滋润出的故事，还将继续。

大批大白鹭在黑河湿地中翩翩起舞。张掖黑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荒漠地区典型的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跨张掖市甘州、临泽、高台三县区。区内珍稀候鸟、水禽种类和数量繁多。每年春秋两季，成群结队的候鸟，不远万里，来到黑河湿地停歇。保护区的核心区天城湖、明塘湖、大湖湾等地经常出现五六万只各种鸟类欢聚一堂的壮观场面。摄影/张玉林



平山湖 大峡谷 丹霞

西部荒漠中
最壮丽的色彩

撰文 闫罗彬 彭华



从景观的角度看，红层一般发育在地质时期内陆盆地的河流或湖泊环境中，所以其岩石的组成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盆地边缘往往堆积着巨厚的坚硬砾岩，往盆地中心则渐变为砂岩、粉砂岩和更软弱的泥质岩。平山湖大峡谷的丹霞地貌发育在相对坚硬的古盆地边缘区域，而相对软弱的粉砂质和泥质岩则发育着红层丘陵，它们极富韵律感和层次感，在蓝天白云和薄雪的映衬下，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辽阔画卷。

摄影 / 张玉林

“丝绸古道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张掖市腹地的甘州，因其为丝路上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而声名远播。在这个因为黑河贯穿全境而形成的荒漠绿洲里，合黎山之北和巴丹吉林沙漠西南，有一处叫做平山湖大峡谷的丹霞地貌区，更是被摄影师称赞“是甘州境内最壮丽的色彩”。

甘州是干旱区的“绿翡翠”

张掖南部是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祁连山，北部是中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自然地理环境深深地影响着这里的一切，也形成了张掖极其多样化的景观。

张掖治所所在地甘州区，地处北纬39度，相当于东部沿海大连市的纬度，属于暖温带；但因深居亚欧大陆腹地，年平均降水量不足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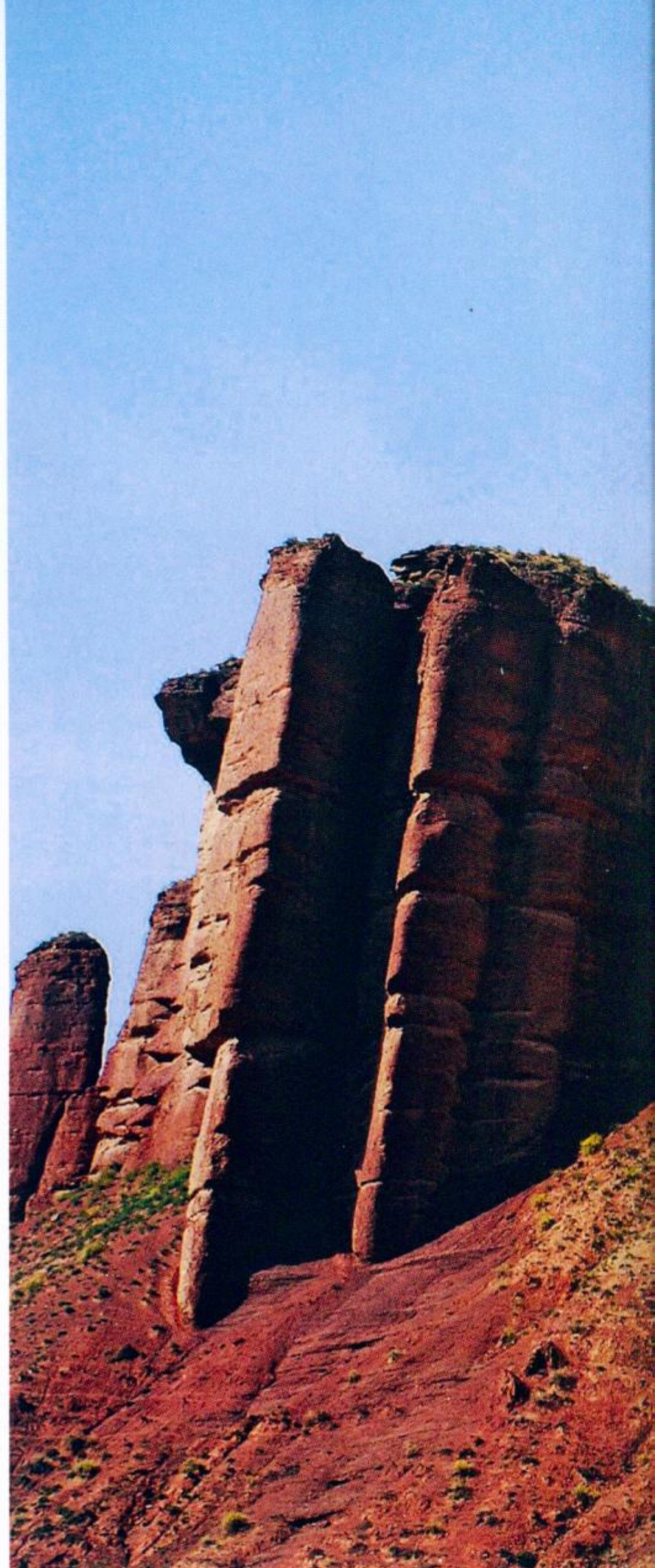
毫米，是典型的干旱气候区。冬季这里被西伯利亚寒风吹袭而寒冷彻骨；夏季的暖湿季风受到青藏高原的阻隔，难将水汽输送到这里。但南部的祁连山区冰山耸立，数十条冰川的融水汇集成为黑河，在甘州的南部流入河西走廊，不仅形成了连绵的绿洲，甚至在干旱的大地上形成了数处湿地，成为众多珍奇野生动物的家园。因此，也就有了“若非祁连山顶雪，错把张掖当江南”的感叹。张掖的丹霞、彩丘、荒漠、冰山、森林、草场、河流、湿地相交融，共同孕育着甘州灿烂的历史与多元交融的文化。



甘州的自然风光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属这个位于甘州区北部平山湖大峡谷的丹霞地貌。它不仅见证了几千年的丝路繁华，更是亲历了地球上一个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的变迁。

我们将时光退回到两亿年前，此时的祁连山区正挣扎着从海洋、海岸带变成陆地。之后的五千万年间，强烈的地壳运动使祁连山拔地而起，其北麓和龙首山南缘的两条深断裂之间的地块断陷为盆地，这就是河西走廊的前身，而龙首山—合黎山北麓，则断陷形成了平山湖盆地。在距今一亿年前后，两个盆地中堆积了厚厚的红色碎屑，并慢慢成为岩石。

随着青藏高原的隆起，祁连山地区自800万年前再次大规模抬升，上述两个盆地也随之抬升，并受到流水与风沙的不断侵蚀。由于气候干湿的频繁变化，祁连山北麓的盆地中沉积了杂色的岩石，抬升后经过自然的侵蚀，形成了如今大名鼎鼎的张掖七彩丹霞。平山湖盆地中坚硬的岩层，在地壳运动中产生很多裂隙，流水首先从红层上的



经过长期风化剥离和流水侵蚀的红色砂岩，形成了陡峭的山峰和成片的奇岩怪石。许多崖壁高达几百米，气势雄浑。有的地方怪石形态各异，却又组合有序，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妙（右摄影／张洪青）。平山湖大峡谷是由赭红色的白垩纪砾岩、砂岩在间歇性的洪流强烈冲刷和冰雪融水的缓慢侵蚀下形成的峡谷地貌，岩石以交错层理、色彩斑斓称奇。在峡谷两侧的崖壁上，能清晰地看到暴雨和洪水所留下的痕迹（左摄影／李晓东）。



裂隙进行下切和剥蚀，形成狭长的一线天式的“巷谷”，沟壁则沿垂直裂隙发生崩塌，使巷谷进一步加深和扩大，发育了丰富多彩的丹霞地貌。如今的平山湖丹霞地貌区，仍然保留了大量一线天和峡谷地貌，还有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而又连绵不断的峰林、峰丛。

丹霞是气候和流水塑造的奇观

红色是丹霞地貌的重要特征，也因为这一明艳的红色，使得丹霞地貌从各种地貌类型中脱颖而出，备受全世界瞩目。丹霞为什么是红色的？这要先从铁元素说起。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岩石都含有一定的铁元素，通常状况下，铁元素既可以是黑色的二价铁，也可以成为赭红色的三价铁存在。丹霞的红色便是由于三价铁含量较多而形成。三价铁是沉积物在氧化环境下的产物，也说明了红层沉积时期的环境总体上为氧化环境。

在距今1亿年前后的白垩纪，地球处于一个暖热的时期，巨大的



亚欧大陆腹地发育干燥大陆性气候。炽热的烈日烘烤着大地，岩石碎屑中的二价铁离子在沉积后不断被氧化为三价铁，而使得岩石成为红色。盆地中堆积的碎屑颗粒开始在地下巨大压力的作用下相互胶结，形成红层岩石。红层的红色也为了解过去的气候提供了一条线索。

几百万年来，龙首山和祁连山的持续抬升，也牵动了两侧盆地红层的抬升。因为地势高差增大，流水变得异常活跃，它们不断冲刷，在平山湖盆地的红层削切出纵横交错的峡谷和巷谷。在干旱区里，不可小觑那些偶发性的暴雨和平常的涓涓细流，它随性而走，刻蚀出了千姿百态、嶙峋怪异的丹霞地貌。

平山湖大峡谷的丹霞地貌，分布于平山湖地质公园的南侧，靠近龙首山的山顶。这里曾经为盆地的边缘，来自周围山上的洪水携带的粗大岩石碎屑往往在这里堆积，形成坚硬的砾岩，经风化侵蚀后，形成以赤壁丹崖为特点的丹霞地貌；而往盆地中心则渐变为河、湖积细砂，以软弱的粉砂岩或者泥质岩为主，多发育为红色丘陵。

总体上来说，来自于山坡上的冰雪融水或夏季降雨，沿原始裂隙下切，形成很多深狭的沟谷，比较窄的沟谷即称为一线天，进一步扩大为峡谷，再继续侵蚀崩塌形成宽谷。丹霞地貌的演化，就是这样在外动力的作用下，沟谷展宽，崖壁崩塌后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山峰也在不断缩小，形成峰丛、峰林、孤峰、石墙石柱，形成千峰竞秀、万壑峥嵘的丹霞奇观。对于丹霞地貌而言，是大自然每时每刻都在演绎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的辩证与深刻。

这些看起来像是丹霞奉献的壁画。崖壁上崩塌下来的岩块在崩落到谷底时跌成碎块，流水来不及把崩塌物搬运走，堆积下来的碎石会形成缓坡。这种崩塌和侵蚀不断进行，则陡崖不断后退。久而久之，一个地区的红层就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形成一个个或孤立、或连绵的山块（上 摄影 / 张玉林）。当然，即便看不到色彩红艳的丹霞景观，那些高耸在丹霞地貌里的造型石，也是让人心动的（右 摄影 / 张习武）。



色彩是凝固的岁月记忆

平山湖大峡谷记录了一个地质年代——白垩纪时期的气候变迁，也记录了青藏高原北部边缘的沧桑巨变，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雕琢，造就了如今的奇峰林立，也切割出如迷宫般的峡谷巷谷群，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展示时光无法磨灭的庄严之美。

平山湖地质公园中的峡谷，或开阔或幽闭，或笔直或蜿蜒。步入宽阔平直的山谷，会发现光线在崖壁上尽情展示，变幻出绮丽的光影，而攀爬于狭小曲折的一线天，或侧身或匍匐，用肢体去触摸带有岁月温度的岩石，则在一瞬间似乎感受到了天地之间的山脉律动。

跟南方的丹霞娟秀柔美不同，平山湖大峡谷的丹霞是粗犷壮阔的。它赤城万仞，层层叠叠，赤裸裸地铺于龙首山麓，浩浩荡荡，蔚为壮观。尤其在太阳余晖的照耀下，犹如万里火红的云霞，又如一片跃动着火苗的火海，燃烧了整个天空。荒无人烟的岩漠、戈壁和崎岖的地势，使得这里人烟稀少，但那样正好给了这片美景展示壮美野性所需的更多空间。也因而，这片土地能让慕名而来的访客心生自豪、



敬畏和震撼，为能身临其境而自豪，为它的恢宏而心生敬畏，更为时间的壮丽和永恒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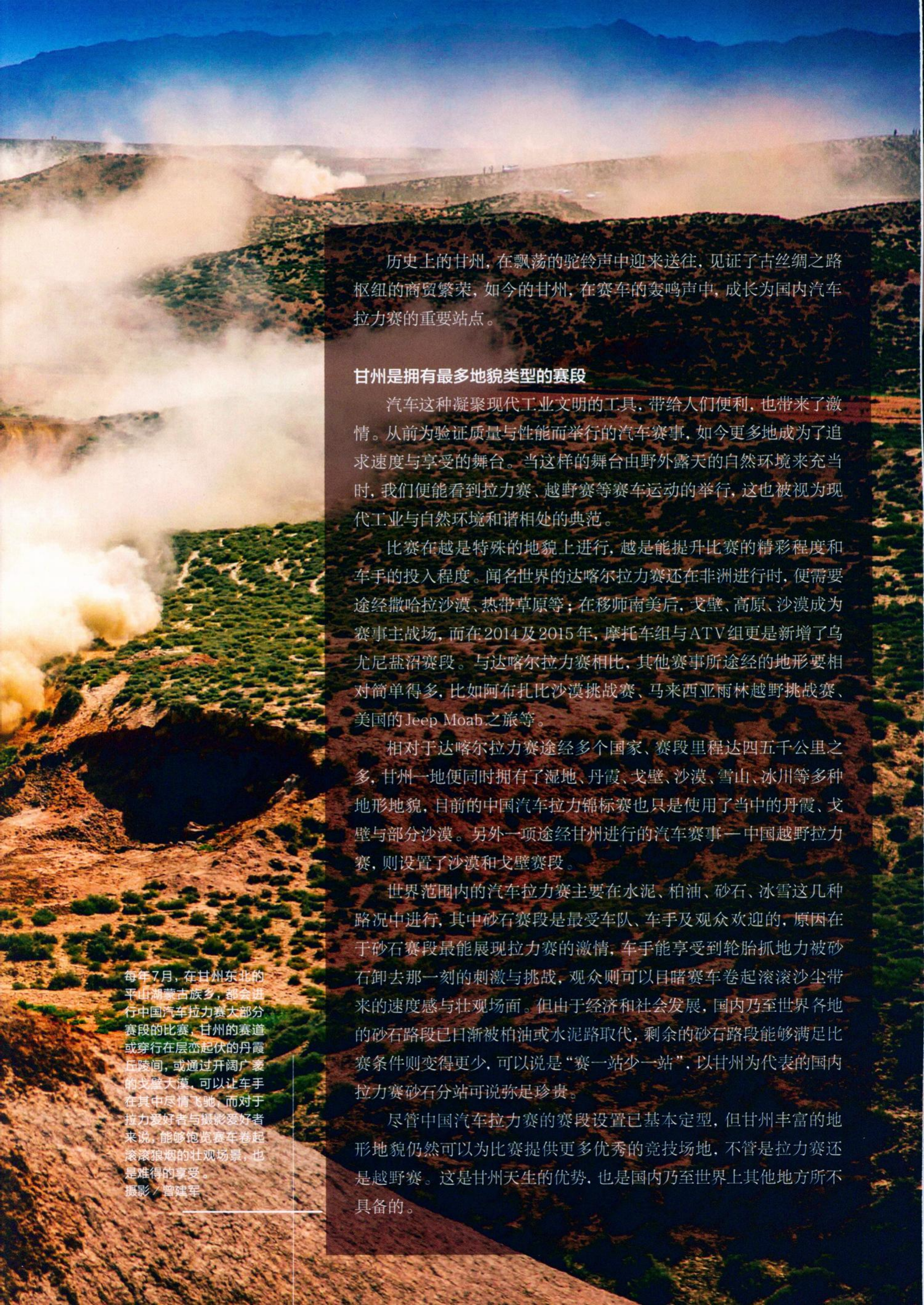
在平山湖之外，流淌千年的黑河依旧日复一日地滋养着张掖，历史上曾经绽放丝路繁华的甘州，也在国家吹响的重振丝路的号角里，渐渐恢复昔日的气度，与城市的喧嚣相比一度显得默默无闻的平山湖大峡谷，也许会借助这样的机遇，以惊艳瑰丽的姿态闯入世人视野，让人一窥大自然的狂野。

甘州

撰文 李能彬

这里有
最好的赛道
和最美的户外





历史上的甘州，在飘荡的驼铃声中迎来送往，见证了古丝绸之路枢纽的商贸繁荣，如今的甘州，在赛车的轰鸣声中，成长为国内汽车拉力赛的重要站点。

甘州是拥有最多地貌类型的赛段

汽车这种凝聚现代工业文明的工具，带给人们便利，也带来了激情。从前为验证质量与性能而举行的汽车赛事，如今更多地成为了追求速度与享受的舞台。当这样的舞台由野外露天的自然环境来充当时，我们便能看到拉力赛、越野赛等赛车运动的举行，这也被视为现代工业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典范。

比赛在越是特殊的地貌上进行，越是能提升比赛的精彩程度和车手的投入程度。闻名世界的达喀尔拉力赛还在非洲进行时，便需要途经撒哈拉沙漠、热带草原等；在移师南美后，戈壁、高原、沙漠成为赛事主战场，而在2014及2015年，摩托车组与ATV组更是新增了乌尤尼盐沼赛段。与达喀尔拉力赛相比，其他赛事所途经的地形要相对简单得多，比如阿布扎比沙漠挑战赛、马来西亚雨林越野挑战赛、美国的Jeep Moab之旅等。

相对于达喀尔拉力赛途经多个国家、赛段里程达四五千公里之多，甘州一地便同时拥有了湿地、丹霞、戈壁、沙漠、雪山、冰川等多种地形地貌，目前的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也只是使用了当中的丹霞、戈壁与部分沙漠。另外一项途经甘州进行的汽车赛事——中国越野拉力赛，则设置了沙漠和戈壁赛段。

世界范围内的汽车拉力赛主要在水泥、柏油、砂石、冰雪这几种路况中进行，其中砂石赛段是最受车队、车手及观众欢迎的，原因在于砂石赛段最能展现拉力赛的激情，车手能享受到轮胎抓地力被砂石卸去那一刻的刺激与挑战，观众则可以目睹赛车卷起滚滚沙尘带来的速度感与壮观场面。但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内乃至世界各地的砂石路段已日渐被柏油或水泥路取代，剩余的砂石路段能够满足比赛条件则变得更少，可以说是“赛一站少一站”，以甘州为代表的国内拉力赛砂石分站可说弥足珍贵。

尽管中国汽车拉力赛的赛段设置已基本定型，但甘州丰富的地形地貌仍然可以为比赛提供更多优秀的竞技场地，不管是拉力赛还是越野赛。这是甘州天生的优势，也是国内乃至世界上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

每年7月，在甘州东北的平山湖蒙古族乡，都会进行中国汽车拉力赛大部分赛段的比赛，甘州的赛道或穿行在层峦起伏的丹霞丘陵间，或通过开阔广袤的戈壁大漠，可以让车手在其中尽情飞驰，而对于拉力爱好者与摄影爱好者来说，能够饱览赛车卷起滚滚狼烟的壮观场景，也是难得的享受。
摄影/曾建军



甘州是户外爱好者的天堂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的参赛车队和车手数量，在世界同类赛事中居于榜首，但赛员的职业化程度并不高。支撑着他们跟随赛事东征西战的，更多是热爱。当遇到一些分站赛不那么好玩的时候，参赛车辆数量就会下降到约60辆。但是甘州却不同，举办拉力赛4年来，到甘州参赛的车辆数目之多居于数个分站之首，甘州也成为国内拉力车手最喜爱的分站。作家及冠军车手韩寒称赞这里是“最美赛道”。

拉力赛设有约10个赛段，其中超级短道在张掖国家沙漠体育公园进行，其他赛段在离甘州东北五六十公里的平山湖蒙古族乡进行，分别有红湾、丹霞、平山湖、银河赛段。这些地方或处于开阔广袤的

在甘州城南约15公里处的沙漠与绿洲交界带，人们修建了一座国家沙漠体育公园，这里就是举办汽车拉力赛、露营大会、沙漠徒步等各种户外活动的场所。图中左下方的白色建筑，是国内拉力赛的第一个永久性看台（上 摄影/魏向华），它面向拉力赛超级短道赛场，可尽览拉力赛车“卷起千堆砂石”的壮观景象。在每年一度的赛车盛会上，能够纵情驾驭（右 摄影/张勇）并收获名次（中 摄影/陈冈），无疑是许多赛车手的梦想。





戈壁，或处于层峦起伏的丹霞，具有极高的可玩性。赛车在其中高速驰骋，拉起滚滚的狼烟，气势澎湃、场面开阔而壮观，具有很高的观赏性。曾经数次到世界各地参加汽车拉力赛的车手和部分媒体，据此认为甘州赛道应该称得上“亚洲最美的赛道”。

地貌类型丰富的甘州，不仅使赛车运动在此找到了最好的契合点，也给喜欢户外运动的人们创造了自由自在的空间。

在甘州及周边，人们可以在沙漠体育公园露营，在瑰丽多彩的丹霞山间骑行，在碧波荡漾的湿地公园垂钓观鸟，在焉支山登山探险……你很难想象能在西北之地轻松享受如此丰富的户外活动。但是在甘州，这一切都变成了可能。

就拿张掖国家级沙漠体育公园来说，东西宽4.8公里，南北长11.4公里，总面积达35平方公里。境内的地形地貌异常丰富，雪山、冰川、草原、绿洲相映成趣，森林、湿地、沙漠、戈壁和谐共生，既具有南国风韵，又富有塞上风情，是开展户外活动的绝佳场所。2014年，甘州创建了包含户外运动嘉年华、徒步穿越、登山赛、汽车拉力锦标赛、露营大会、冬季山地户外挑战赛等在内的户外运动节。其中露营大会迎来了全国21个省区的数千名户外爱好者，五颜六色的帐篷和美丽的沙漠景观相互映衬，构成了气势恢宏的露营场景。

在灯火辉煌的夜晚和夕晖笼罩的时刻，站在沙丘的高处，打量着眼前五彩斑斓的色彩和人头攒动的露营地，忽然就让人觉得，西部的浪漫和粗犷，似乎一瞬间就在浩瀚与雄浑的沙漠之中蔓延开来。

天气晴好之时，从张掖国家沙漠体育公园便可远眺南边的祁连山顶雪，在沙漠和雪峰之间，又分布着草原与碧水。这些反差很大的景观统统集合在甘州城区边上，不禁让人感叹造物之神奇。就在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甘州的露营等户外活动近年来得到了蓬勃发展，尤其是每年夏季在国家沙漠体育公园举行的露营节，更是受到无数户外爱好者的追捧。摄影/万建国

西夏国寺

撰文
张涛

西夏王朝
唯一留存的
皇室建筑



寺院山门处，悬挂着一副楹联：“卧佛长睡睡千年长睡不醒；问者永问问百世永问不明。”这副对联，引发人们对于佛法和生命的思索。摄影/刘宗新

甘州，古称“张掖”，东连长安，西通西域，南接青藏，北达漠北，是古丝绸之路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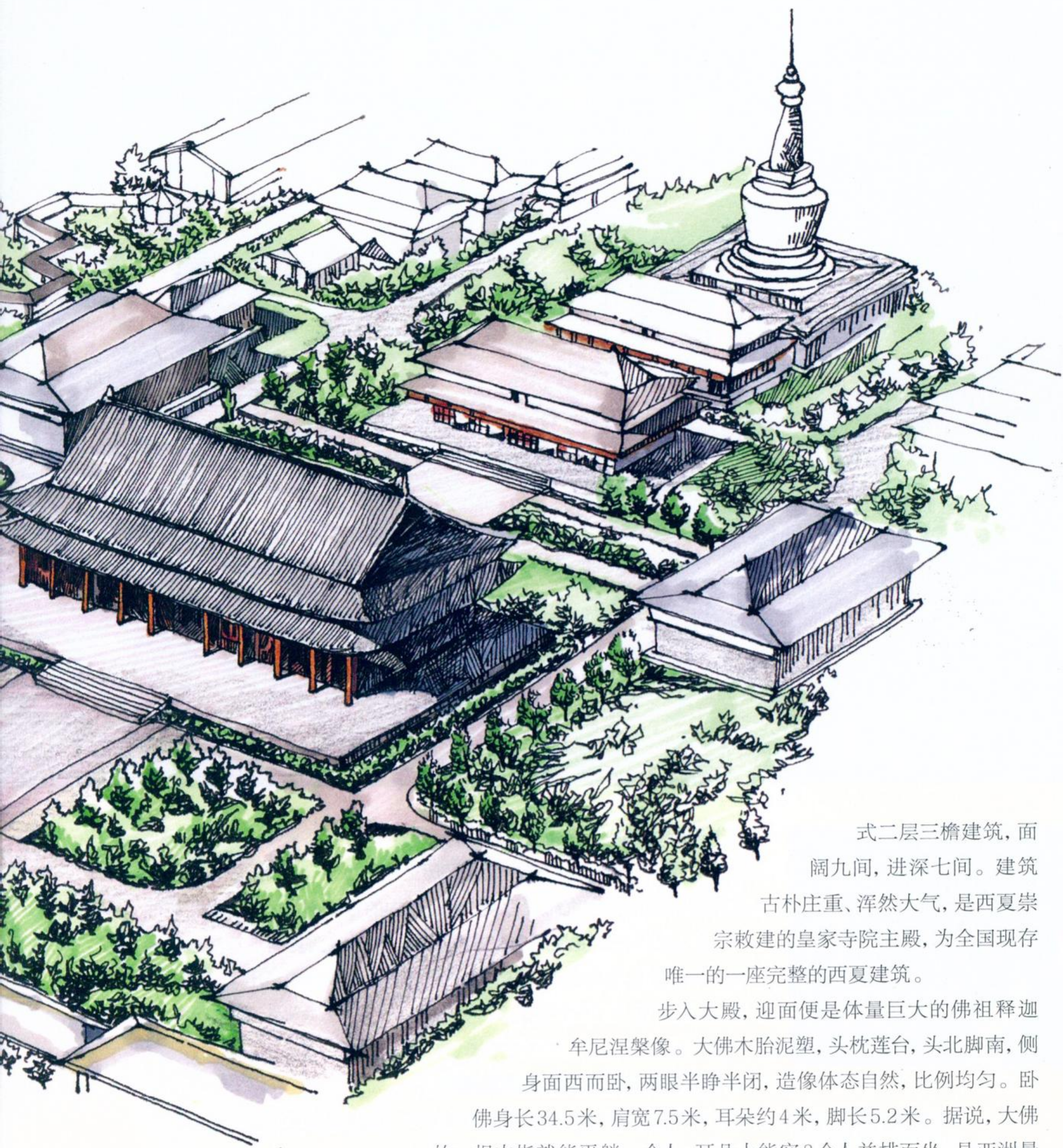
佛教从西向东传入我国，首先在包括张掖在内的河西走廊一带开始传播。明宣宗朱瞻基曾言：“甘州，古甘泉之地，居中国西鄙，佛法所从入中国者也。”古时的甘州佛寺林立，“一城山光，半城塔影，连片苇溪，遍地古刹”便是这一场景的生动写照，而其间最为著名的，便是位于城市中心的西夏国寺。

大殿大佛还是一千年前的结构样式

西夏国寺是河西走廊的千年名刹，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西夏国寺坐东朝西，整体建筑贯穿于一条东西走向的中轴线上，现存的建筑包括山门、牌坊、鼓楼、大佛殿、藏经殿、土塔等，掩映在参天古木中，有着隔离尘世的别样庄严和宁静。

气势恢宏的大佛殿居于寺院中心，为重檐歇山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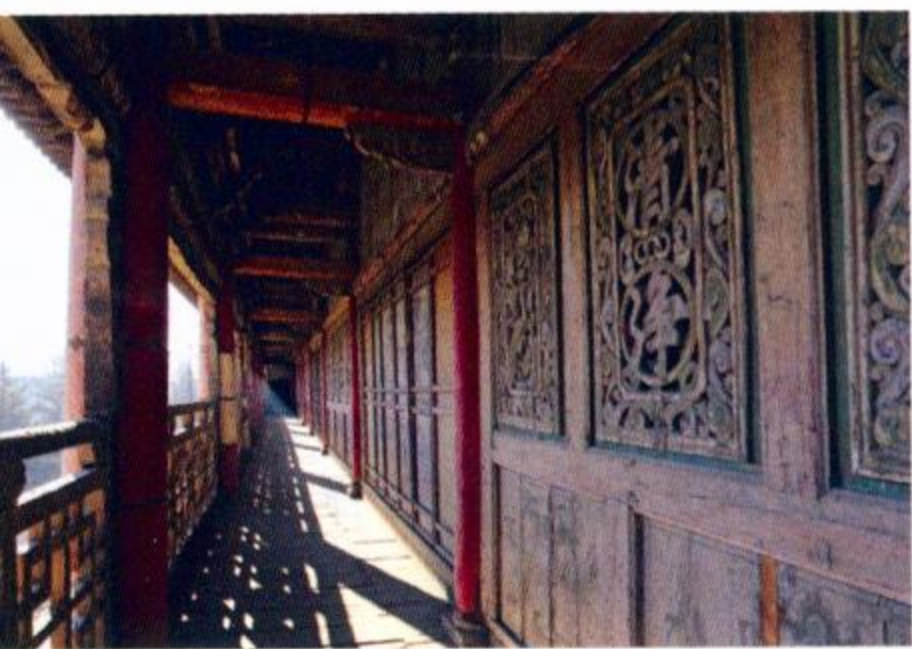


不同于大多数寺院坐北朝南的布局，西夏国寺山门向西而开。这是因为佛教典籍记载的释迦牟尼佛涅槃时面向西方而卧。最早塑于西夏的卧佛真实地模仿了这一场景，所以整个寺院也就相应地面向西方。绘图/王杰

式二层三檐建筑，面阔九间，进深七间。建筑古朴庄重、浑然大气，是西夏崇宗敕建的皇家寺院主殿，为全国现存唯一的一座完整的西夏建筑。

步入大殿，迎面便是体量巨大的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像。大佛木胎泥塑，头枕莲台，头北脚南，侧身面西而卧，两眼半睁半闭，造像体态自然，比例均匀。卧佛身长34.5米，肩宽7.5米，耳朵约4米，脚长5.2米。据说，大佛的一根中指就能平躺一个人，耳朵上能容8个人并排而坐，是亚洲最大的室内泥塑卧佛。工匠先用木枋构建卧佛骨架，上中下三层，前后11间，贮存装脏宝贝（指新佛像落成后，在佛像内部放置象征内脏的佛教宝物，赋予佛像以生命力），再于骨架外钉木板，最后裹泥肤并妆塑彩绘成卧佛巨像，这种将建筑艺术与塑像艺术融为一体的做法是中国塑像史中的一大创举。

大佛殿及殿内的塑像、壁画，虽因战乱和地震而多次重新修葺、装饰过，但其总体布局和风格均大致保持了西夏原貌。佛像内部的木质骨架经考古证实为西夏原物，这说明大佛保持了一千年前的构造样



从大佛殿二层廊庑中望去，廊柱结构和窗棂木雕清晰可见。大佛殿为两层三檐楼阁式建筑，大木结构及外观采用汉地传统形制，内部空间受藏传佛教影响，斗拱檐下的处理则具有甘青建筑特点，充分反映了甘州多元文化的融合。摄影/吴玮

式，弥足珍贵。

西夏国寺在千年时光中经历了历史沧桑巨变。当年，蒙古大军为成吉思汗报一箭之仇而灭西夏，西夏境内的宫城殿宇、文化珍藏被付之一炬，党项民族更是几乎被屠戮殆尽。而这座西夏国寺却在这场战火中奇迹般地完好保存下来，并在此后的历史风烟中经历了一次次兴衰变幻，留下了一个个谜团。

古寺是按皇家规格建造的西夏国寺

中国古代建筑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大佛殿面阔九间，和故宫太和殿是一样的，为国内佛殿中不多见的高规格建筑。据宋代《营造法式》，面阔九间乃是皇家建筑的规格。

西夏崇信佛教，其庙宇最著名的要数宁夏的承天寺、武威的护国寺和张掖的大佛寺。由于这三处寺院都是由国家出资，皇室成员直接组织修建，因此具有“国寺”的尊荣和地位。遗憾的是承天寺和护国寺早已毁坏在朝代更迭的战火之中，只有西夏国寺历经多次天灾人祸仍保存至今。

西夏国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始建于西晋的迦叶如来寺，隋唐时期，丝路繁盛，隋炀帝杨广曾西巡至甘州，接见高昌王，亲自主持互市，并



西夏国寺珍藏的126卷清代金银粉手写经，均是仿明金经，其书画水平均比明代抄经更高一筹。其中《大方广佛华严经》共60卷，每帙1卷，卷首有金线描绘的密宗曼荼罗画一帧。尤其是《华严》《报恩》两经，各有1卷说会图为金线勾勒，以石青、石绿、丹石、朱砂、白银粉设色，世人称为“五彩八宝佛画”。

让随行高僧为高昌王讲《金光明经》。相传杨广的行宫即设在迦叶如来寺。唐代安史之乱以后，甘州一直是回鹘王廷——“牙帐”所在地。北宋时，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从回鹘手中夺取包括甘州在内的河西地区，开始了200余年的统治。

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晓浮图学”（通晓佛学），并把佛教列为国教。崇宗帝继位后，国力强盛，兴建了许多寺庙和洞窟。其母去世后，崇宗帝在甘州迦叶如来寺的基础上敕建规模宏大的西夏国寺。寺院始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年），历时五载，至西夏贞观三年（1103年）竣工。从此，西夏国寺就奠定了皇家寺院的基础。

进入元代以后，甘州被定为甘肃行省都会，地位更加重要。相传元世祖忽必烈出生于西夏国寺，其母别吉太后去世后亦奉安于此。这些记载与传说均表明，张掖西夏国寺在宋元之际也具有特殊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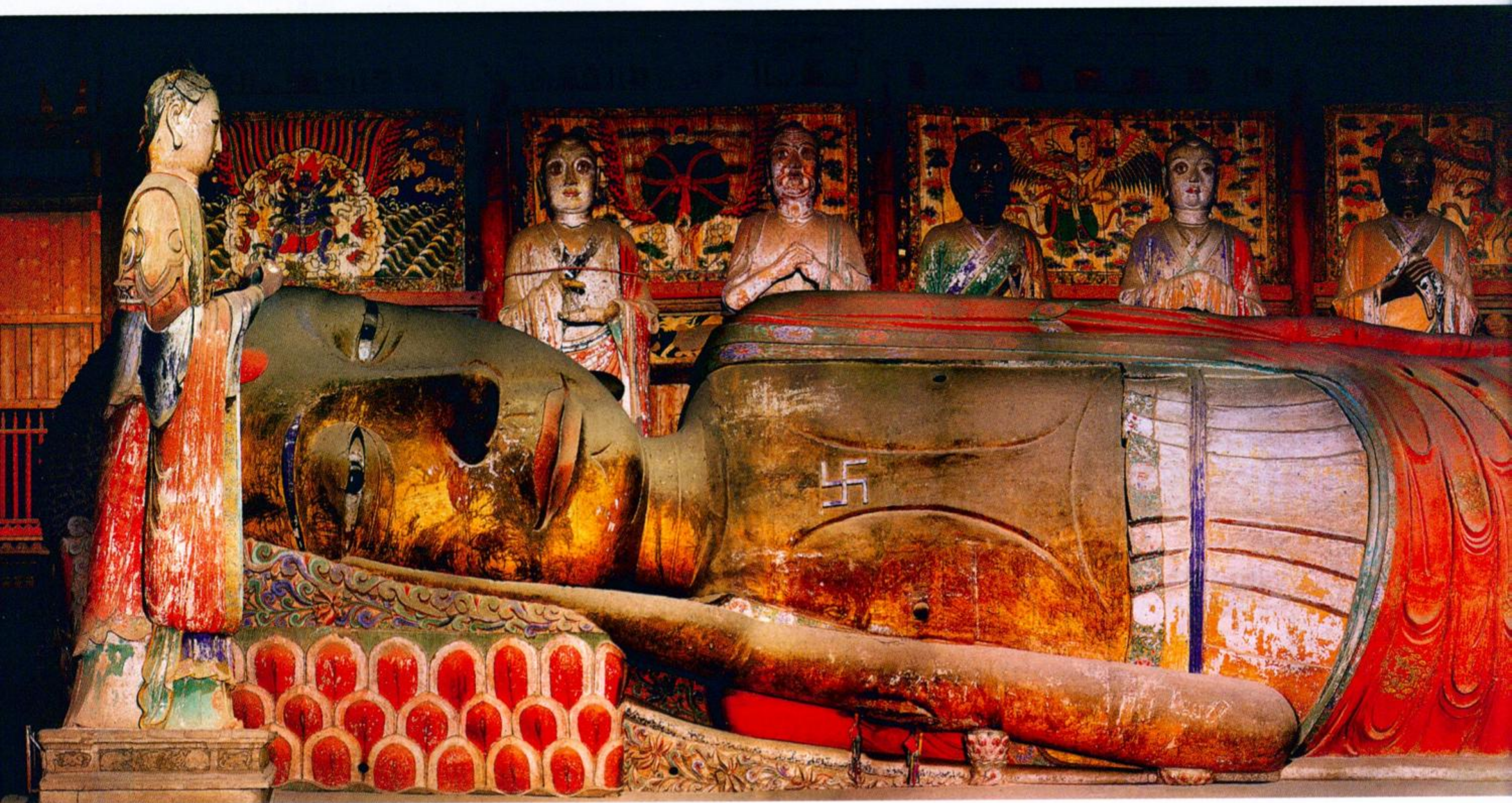
藏经阁保存着明代官版初印藏经

明代除大规模修建西夏国寺以及两次赐名之外，皇帝还以赐经与抄经的方式，为西夏国寺提供了大量珍贵的佛教典藏。

如今，在西夏国寺的藏经殿里，立着12个巨大的明代书橱，里面满是经书。其中最珍贵的便是被称为“佛国天书”的《大明三藏圣教

北藏》(又称《永乐北藏》《北藏》)和金泥手书《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是西夏国寺的镇寺之宝。

明成祖朱棣登基伊始，便采取诸多笼络手段，向全国各地颁赐御刻佛经是其中之一。这套《北藏》于永乐八年(1410年)在北京雕印，到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完成，前后历时30年，内容主要集中了经、律、论三大部，共收佛经1621部，6361卷。刊成后，藏版于宫中，供宫



廷供奉，同时将部分印本颁赐全国各大寺院，其中就包括西夏国寺。

当时交通不便，敕赐《北藏》经过5年的艰苦运送，才于明正统十年(1445年)全部运到张掖，归藏于西夏国寺内。当时驻守张掖的太监王贵，以颁赐给西夏国寺的《北藏》为蓝本，出资延请书画名师，将其中的第一部分《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重新抄录了一份。抄本以珍贵的绀青纸为本，其序文以金泥书写，经文以银泥书写，凡“佛”“菩萨”“世尊”等称谓，复用金泥加以重描。书法工整秀丽。每卷卷首扉页用金线描绘佛画，金线细密，人物云集，场面宏大，富丽堂皇。这部金经不仅是佛教法宝，也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绘画艺术珍品。

在此后长达600多年的时间里，世事变幻，风雨沧桑，天灾人祸，战乱兵燹。为保护这些珍贵的佛经安然无恙，一代代的人们费尽了心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37年日机轰炸兰州。为防不测，西夏国寺僧人将佛经转移至祁连山深处，后又秘密运回，用土坯把巨大的经橱和佛经全部砌在藏经殿后部柱间。此后，藏经的秘密，由寺中住持一任任传给最亲信的弟子。大约在1952年，守着这一秘密的本觉尼姑住进藏经殿旁的小屋里，此后20多年里，她对秘藏的经卷始终守口如瓶。

1975年，贫病交加的本觉尼姑因破炕起火而被焚辞世。人们在拆



西夏国寺卧佛木胎泥塑。外面先钉木板，再以妆塑泥肤。大佛身长34.5米，肩宽7.5米。这张卧佛全景图是摄影师将通过近500个机位拍摄的照片拼接而成，避开了廊柱的影响，又保持了画面视角一致，从而让这尊巨大的卧佛得到了完整、真实的呈现。摄影/吴健

毁烧残的房子时，在炕下面发现了一条地下通道。通道的尽头，就是完整的12橱佛经。

这个传奇般的护宝故事，终将这些宝贵的佛经完好地留在了西夏国寺。《北藏》成为了国内保存数量最多、最完整的官版初刻初印藏经。1993年，《北藏》被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1996年，《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经”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宝”。

时光悠悠，沧桑千年。从迦叶如来寺到西夏国寺，古老的殿宇和沉睡的大佛看过了太多的故事。

正如大佛殿前的一副对联：“创于西夏，建于前明，上下数百余年，更喜有人修善果；视之若醒，呼之若寐，卧游三千世界，方知此梦是真空。”这一方宝藏，其间的历史风烟、坚贞信仰、人心良善……一切，还需我们用心体会。

八声甘州

最能体现

边城气概的词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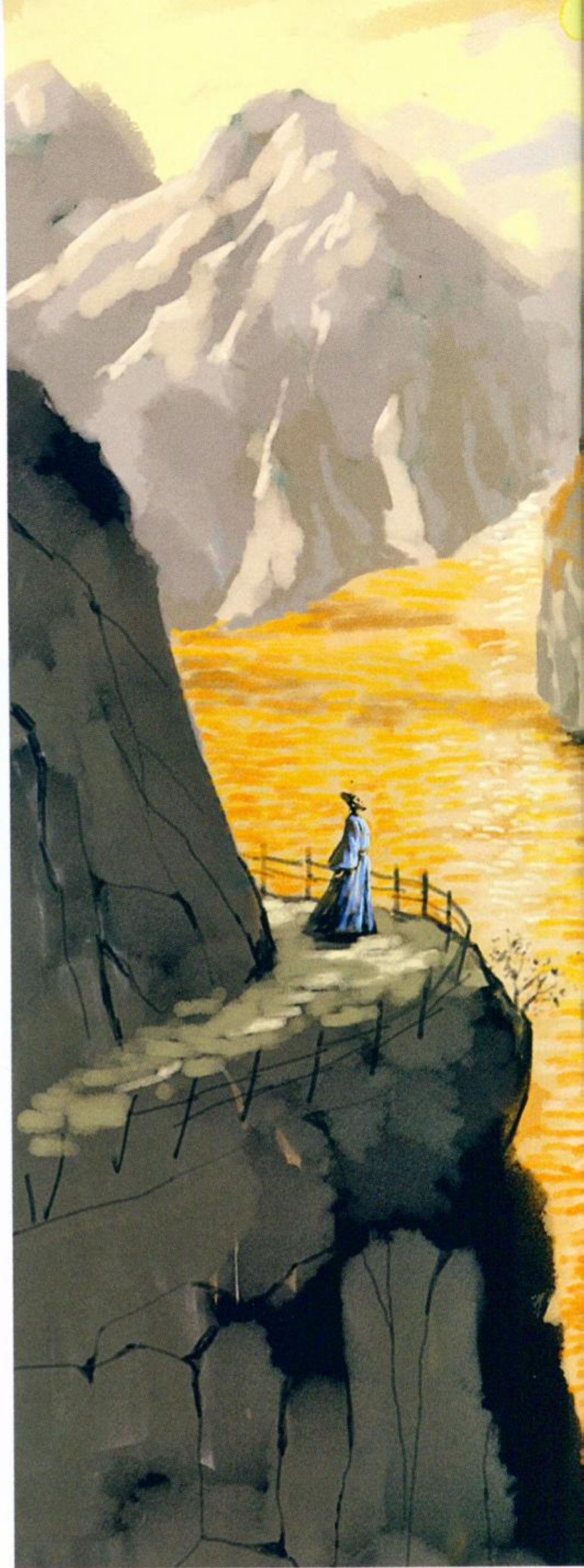
撰文 刘春慧
绘图 肖广兴

宋词的灵魂藏在词牌中，每个词牌都有着动人的意蕴与出处。在多达上千种词牌名中，有一些是以地名命名的，比如八声甘州、六州歌头、石州慢、扬州慢等，八声甘州便是其中的代表。

边塞大漠影响了“八声甘州”的词牌气度

八声甘州这一词牌音节以慷慨悲壮为主，与六州歌头、唐代的凉州词等曲调一样，源于西域边塞，因此最初也被文人墨客用于边塞题材的诗词。到了宋代，词人柳永等人开始选用此调，来描写游子乡愁和羁旅寂寞情怀。在词人不断的吟咏当中，八声甘州这一词牌成了兼具雄浑高亢、哀婉惆怅等意境的代名词。八声甘州之所以能够引领独特的词风，还要从甘州这个地名说起。

甘州，现甘肃省张掖市所在地，是古代丝绸之路重镇、河西走廊腹地。张掖古为河西四郡（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之一。这里有荒漠，有绿洲，也有冰川雪山。南达青藏高原，北抵蒙古大漠，西通新疆以及中亚和欧洲，东连内地，是陆路交通枢纽，也是中原通往西亚东欧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要冲。张骞、班超、法显、玄奘这些影响历史的人物，曾踏着这方土地、爬过披着红色霞光的丹霞山走向文明之门，引领华夏文化发展的方向。从河西走廊一路向西，这一段丝绸之路也是汉唐盛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即便繁华褪去，昔日的辉煌已如驼铃声般渐行渐远，这里依然是华夏文明史中最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地理位置重要，这里还是昔日汉军与匈奴的主战场。伴着声声驼铃、阵阵羌笛，似乎可以策马奔腾穿越到狼烟四起的上古之城。在蔽日黄沙散去之后，是那广阔无垠、气势磅礴的山脉，它们披着红色的霞光，镌刻着岁月的沧桑，守卫着这片荒凉的大漠。

这样的场景，极易触动旅人寂寞悲壮的情怀。在词的创作中，词题一般和所写的内容或意境相关，所以词人选择词牌十分谨慎。八声甘州音节苍凉雄浑，所以精通音律的北宋词人柳永用它来抒写他的怀才不遇、流落多舛的情怀，则更具有感染力，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也因此为后人所咏唱。

比如在著名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里，柳永写道：“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

这是画家根据北宋词人柳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意境，描绘而成的表现词人羁旅情怀的场景。经过一番雨洗的秋景，分外寒凉清朗，落日的余光照耀在高楼上，到处红花凋零翠叶渐黄，让人在一瞬间就能触摸到词人感慨一切美好的景物渐渐衰残的愁思。

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全词以词人登高临远为主线承启上、下两阙。上阙是登楼凝望所见之景，下阙则以不忍登高临远直抒乡愁，写景抒情逐次展开步步深入。秋雨、残阳、孤水，词人笔下的画面由近及远，忽明忽暗，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色调虽为暖色，却有一片凄凉之气；意蕴虽然厚重，却令人无法承受其重量。

曲词演变造就了八声甘州的独特韵律

事实上，在成为著名的词牌之前，《八声甘州》只是唐代的边塞曲，到了宋朝才逐渐演化为词牌。

作为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形式，边塞曲有着独特的地位。这种艺术形式的曲式结构复杂，且歌舞乐并，其中还融合了唐十步伎中各部伎的精华。在唐人崔令钦所撰、成书于762年的教坊伎中，所载的大曲就有《甘州》、《凉州》等46首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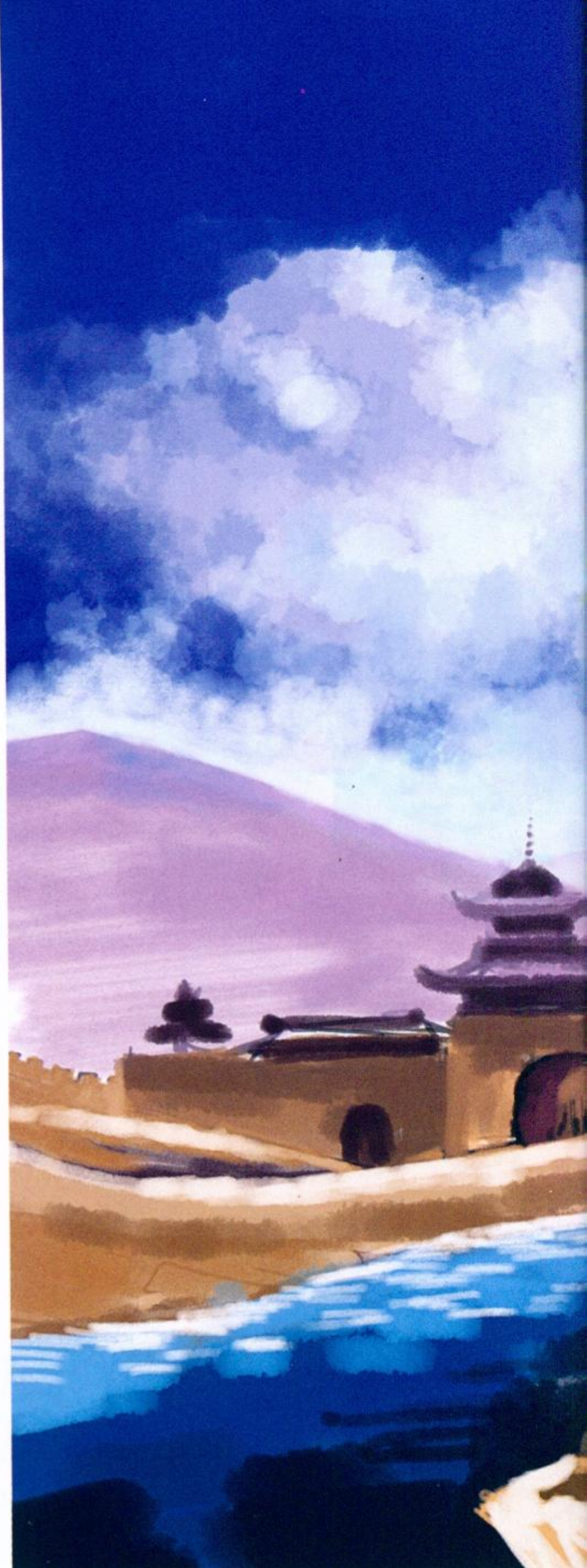
甘州又名八声甘州、潇潇雨、宴瑶池，是从唐大曲甘州中的一段改制而成的独立乐曲，取边塞甘州城名而命之。据张掖河西学院音乐学院的刘文荣先生介绍，八声甘州实际是由一些相关联的单曲组成的成套乐曲，存世的唐大曲《甘州》曲谱，现存于日本，加序曲共有八韵，谓之八声甘州。

到了宋代，随着音乐由宫廷过渡到民间，文人音乐的兴起引领了对前朝曲调填词的潮流，这样一来，宋词这一文化瑰宝有了形成的力量和源泉。八声甘州由于其表达离愁别绪的特殊感情，逐渐由曲演化为词牌。

继柳永的《八声甘州》后，此词牌深得宋代词人的偏爱，苏轼、张炎、辛弃疾等词家也写下了属于自己情怀的《八声甘州》。

张炎，这位南宋最后一位著名词人，为北游归来的失意惆怅和寄怀老友离愁写下了一首凄婉动人之作。《八声甘州》：记玉关踏雪事清游，寒气脆貂裘。傍枯林古道，长河饮马，此意悠悠。短梦依然江表，老泪洒西州。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载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折芦花赠远，零落一身秋。向寻常、野桥流水，待招来、不是旧沙鸥。空怀感，有斜阳处，却怕登楼。

这首《八声甘州》上阙忆旧，下阙伤今，末尾“却怕登楼”一语毕，惆怅寂寞全上心头。挚友聚散与乡国衰亡，令人无语凝咽，他的低吟，定格了南宋末年的哀婉之声。不知是词牌选择了词，还是词选择了词牌，同样的基调让人置身千百年前的甘州。



尽管没有枯林古道、长河饮马，但是戍边人的清苦和寂寞已经跃然纸上，在无边的漠边城，雄伟壮阔又荒凉的戈壁色彩，跟铁骨铮铮而又落寞的将士情怀是契合的，都散发出一种让人凛然不可予夺的浩然正气。



写下《八声甘州》的人一定是经历过磨难的。叶嘉莹教授曾认为，苏东坡写得最好的词并不是《赤壁怀古》之类的豪放词，而是《八声甘州》这种充满惆怅的词。无论是柳永笔下《八声甘州》的羁旅悲秋、相思愁恨；或是张炎笔下《八声甘州》的缠绵悱恻、无尽悲怆；抑或是苏东坡笔下《八声甘州》的愁苦幽怨、无尽感伤，都与大漠边城雄伟壮阔又荒凉寂寞相契合。那远山是一群铁骨铮铮的西北大汉赫然屹立在茫茫戈壁，凝望着远方，守卫着故土，凛然不可予夺的浩然正气令人望而生畏。那看似平静的沙丘上，蜿蜒着柔和曲折的线条，仿佛在向人们吟唱它的悲歌，展现日月轮回在它身上留下的印迹。

八声甘州，这一方为悲情而生的词牌，犹如张掖城外的芦苇荡，醉了边关的冷月、添了词家的惆怅，绵远流长，永载后世。